

送别杨兰春 怀念

6月2日晚,深受大众爱戴的艺术家杨兰春以89岁高龄低调谢幕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昨日,闻此噩耗的全国各地艺术界人士,纷纷赶到杨老故宅,或致电杨老家人,以此向老人家献上诚挚的怀念和情思。

简朴倔犟 书写戏剧一生

——追忆“《朝阳沟》之父”杨兰春

■本报记者 李颖文 李利强 唐强图

杨兰春

中国戏曲 现代戏奠基人

本报讯(记者 李颖)“杨兰春同志是20世纪我国戏曲艺术界最有影响的艺术家之一,他为中国戏曲现代戏树立了一座丰碑,是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奠基人。”昨日,河南省文联提供给记者的“杨兰春生平简介”中,对杨兰春的艺术成就就是这样评价的。

杨兰春1920年10月出生于河北武安,1938年参加革命,1947年转业到地方任洛阳地区文工团团长。1950年到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学习,毕业后历任河南省歌剧团副团长、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副、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、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等,是中共十一大、十二大代表,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“简介”中说,杨兰春的名字50年来与豫剧的发展、改革紧紧连在一起,在50余年的艺术实践中,他继承传统、支持唱腔改革,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闯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。他编导了100多部剧目,代表作有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朝阳沟》《冬去春来》《李双双》《刘胡兰》等。

其中,脍炙人口的《朝阳沟》1958年首演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,一个剧目中塑造那么多生动鲜活、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,不仅现代戏中没有,传统戏中亦不多见。《朝阳沟》曾三次进京演出,1964年,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并亲切接见了全体演职员。1982年,他创作的《朝阳沟内传》又大获成功。《朝阳沟》被拍成电影,灌制唱片,广为流传。《朝阳沟》使三团成为全国闻名的“红旗团”。

杨兰春学艺、唱过戏,懂得唱、念、做、打各种程式和技巧,熟悉舞台,理解观众的审美心理和要求,擅长从生活中提取主题,作品追随时代、贴近生活、贴近中原父老,富于表现力,塑造的人物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,许多唱段在群众中广为留传。他还热情帮助和扶植中青年作者,培养出一批名演员、剧作家、导演、戏曲音乐家、舞台美术设计与乐队伴奏等,为豫剧事业的持续繁荣发展奠定了人才根基。



纸笔相伴



泣不成声



寄托哀思



去年3月,《朝阳沟》剧组老演员到医院看望杨兰春

记者手记

左丽慧

从张新芳、王基笑、魏云、王怀让,到如今的杨兰春,两三年来,一批中原艺术家陆续离开人世。作为一名文化记者,每次接到采访任务,或了解故人逝前遗愿、临终遗言;或采访逝者家属,探究病床上的苍老岁月;或四出采访亡者的生前好友同事,了解一个他人眼中的离人……

因为与杨兰春之子杨光同在一家报社,得知杨兰春病重住院,一度危及生命后,我心里明白,等老人离世那天,我们一定会受命再次“出动”,像往常一样四处出击,采访、写稿——我一直惧怕着这一天的到来。而在杨老入院两年三个月后,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在杨老伏案工作的遗像前,老人家住院后孩子般的音容笑貌在脑中闪回,热泪忍不住滚落,我几乎嚎叫出来:杨老师,我真的不愿意做这样的采访……

如果是一个陌生的名家、对艺术的追求的确令人敬仰,身为记者,做好各方面采访是工作、是本分;而杨老,是亲身接触过、了解过并一直敬佩的长者。他与王基笑的兄弟情谊,与马金凤、郭兰英等艺术家“革命同志”般的牢固情谊,他对晚生后辈的教导提携,对艺术的执著追求、对名利的淡泊、对正义的坚持,做人的低调平和……这些,无不令我唏嘘感叹。

更难的是,他倾听过我的疑问,他宽大而瘦骨嶙峋的手曾紧紧握住过我的手;老人家的眼神单纯得不含一丝杂质,受到夸赞时的笑容充满腼腆的羞涩;听人说话时聚精会神的神情却又像幼儿对这个充满好奇般令人莞尔。他经常若有所思,但他最后的世界充满宁静。

杨老是乐观的。杨光说,父亲在医院躺了两年零三个月,他已经一次又一次闯关,并且闯关成功。这最后一次,他没能闯过去,但是他已经做得很好了,他已经给我们预留了充裕的时间来接受这个事实。

尽管已有心理准备,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,我们还是如此悲伤。

唱起《朝阳沟》就会想起他

■本报记者 左丽慧

马金凤:半个世纪的“师长”

豫剧马派创始人、豫剧大师马金凤的代表作“一挂两花”红遍大江南北,而其中《花打朝》就是由杨兰春1962年导演的,二人就此结下戏缘;1982年,《花打朝》搬上银幕时,杨兰春还担任了此片的艺术顾问。

马金凤一直关注着杨兰春的身体状况,2007年,年过八旬的马金凤还特意赶到杨老的病床前,看望给予她无私帮助的“老杨”。

“杨兰春是个非常好的导演,他艺术水平高、人品好,永远是我艺术上的老师、生活中的兄长……”任何时候说到“杨导演”,马老总是充满了感激和敬佩,而失去这位老师、兄长,86岁高龄的马金凤心情格外沉重。

马老告诉记者,她和杨导因戏相识,也因戏相连。近50年的交往中,杨兰春始终对她的豫剧表演有着极高的要求和期望,每次见面,聊的话题永远离不开豫剧。“排戏时,杨导演在艺术上要求非常严格,一个细小的动作、表情做不到位就要

重来,而在生活上,杨导演又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演员。”马老至今难忘,1982年拍电影《花打朝》时,她因化好了妆不方便吃饭,只好饿着肚子拍戏,杨兰春就细心地给她买来了巧克力,化在水里让她喝下去,既不破坏妆面,又能补充体力。“杨导演是真正德艺双馨的艺术家,在演员面前没有半点大导演的架子,他永远是我的好导演……”马老悲痛地说,失去杨兰春,不仅是她个人的遗憾,更是豫剧艺术的一大损失。

郭兰英:最后的聚会

歌剧《小二黑结婚》是杨兰春的“大手笔”,而郭兰英也因“小芹”一角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。2007年4月,来郑录制节目的歌唱家郭兰英特意抽时间看望了杨兰春,这次相聚,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近半个世纪,而这次会面,竟也成为两人的永诀。

昨日,记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拨通了郭兰英的电话,却不知如何开口将这个残酷的消息传递给这位80岁的艺术家。

而当记者终于说明来意,电话那头爽朗的声音消失了。良久,才传回沉闷迟疑的询问:“杨兰春,去世了?”消息确认后,郭兰英不愿再开口讲话。

柳兰芳:生活非常简朴

“我跟杨导演1952年就开始接触了,那时我还是个十六七岁不懂事的孩子,他就是我们的导演、书记、长者。”在杨兰春代表作《朝阳沟》《小二黑结婚》中均有出色表现的柳兰芳说到杨兰春,泣不成声,“因为杨导演的付出,才有我们三团几个主演今天的成就和荣誉,从生活到艺术,我们的成绩都是他赋予的……”

想到杨老在世时的生活,柳兰芳更加难过:“他在生活上非常简朴,非常清贫。他去世了,我跟自己家老人走了一样难过。希望杨导演在那个世界能过得好好!”

王善朴:我的启蒙老师

“我跟杨兰春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,他是我的老领导、启蒙老师、老战友。因为我我才学习演现代戏,走上了戏曲这条

道路……”《朝阳沟》第一代“拴宝”扮演者王善朴说到伤心处,连连呼唤“老战友、老领导、老师”,痛哭失声。

“杨兰春是我们的团长、导演,对我们而言他就是‘一家之主’。”《朝阳沟》银环妈妈的扮演者杨华瑞告诉记者,听到消息后心情非常沉重,“没见到最后一面我感到非常遗憾。明天一定要为他送行,希望他一路走好。”

许欣:不会人云亦云

昨日一大早,《朝阳沟》导演之一、79岁的许欣就赶到了杨老的家中,“从1948年到现在,我们在一起61年了!他一直是我的老领导,但平时我都叫他老杨。”在灵堂前,许欣仍然叫着杨兰春最喜欢的称呼“老杨”,在挽联中,许欣用“倔强”一词形容杨兰春的性格。“我和杨兰春认识有61年,他有一种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的精神,只要是他认定的目标,他就坚持到底,不会人云亦云。”

谈及“《朝阳沟》之父”的来历,许欣称这是自己在写《杨兰春传》时首次提出的。而且正因为有了《朝阳沟》《刘胡兰》这些代表作,豫剧三团才有了今天的辉煌。除了这个称号,杨兰春还被人称为“国宝级人物”、“戏剧大师”,但在许欣看来,这些都只是符号罢了,“对于杨兰春而言,只要人们唱起了《朝阳沟》就会想起杨兰春,这比什么符号都重要。”